

未来的祖先

田瑛 著

南方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田瑛 著

未来的祖先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未来的祖先 / 田瑛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5. 1 (2015. 3重印)

ISBN 978-7-5360-7420-0

I. ①未… II. ①田…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07701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张 懿 李珊珊

技术编辑: 薛伟民 陈诗泳

装帧设计: 王 越

勒口速写: 杨小彦

书 名 未来的祖先
WEILAI DE ZUXIAN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 (广州) 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 334 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6.5 1 插页

字 数 120,000 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未来的祖先	1
童年光景	18
考兵	26
我的文学梦	31
都市的匪情	37
我与“酒鬼酒”	40
皑	45
浮石湾	50
生命的奖赏	54

独好	58
阿佤的文字	61
晕眩	66
一个饮者的朝圣之旅	72
无车者说	77
百万燕呼处	80
别样桃红	86
怀念金菊园	90
编辑手记	95
布柳河上的战争	106
背景	110
山不在高	115
鹏缘	120
他山有梅	123
石头的精灵	127

翠江之粹	130
皂幕山的绿荫	134
矮马印象	140
山高路坦	144
悬河	149
另类风景	153
草原祭	159
郭小东的迷离	164
伊始其人	169
河南人节延华	172
走出湘西的高兴文	178
解读“清明”	186
伟大的嫁接	190
此处未必不留君	192
点滴时光	194

未来的祖先

像我这种年纪，在过去习惯早婚的乡下，或许已是曾祖父的辈分了。假如不在人世，那么就名正言顺被称作祖先，在另一世界里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独居的小屋，年年受到后人祭拜。我的人生之路总是走得缓慢，迄今依然停留在父辈遥想未来。未来，当我也成为祖先，我将在何处？是枕着故乡的青山长眠，还是装进石制小盒永久地寄居别人的城市？我现在就很想知道，但无从知道。天晓得。

我家的历代祖坟，分布在四面山头，连接它们，可以绘制成一幅复杂的线路图，它形同家族的脉络，贯穿了山寨的历史，从第一缕炊烟升起，历经无数个岁月，直到如今未曾中断。父亲在世时，曾带领我认过一次祖，那是我一生中走过的最艰难的路程。光靠年轻人的脚力，不可能完成那次行走，每一步丈量都需要心智的接力。作为父亲，他在履行祖上传承下来的法定仪式，由天地作证，让儿子在每一处坟头依次跪下，然后连磕三个响头。父亲神态严峻，目光如炬，紧盯着儿子的举动，不会放过任何细节。在儿子的膝盖骨触

地瞬间，他要听到一记沉重的跪响，看见钻心的疼痛传达到儿子脸上，这样父亲才能够放心，长眠地下的先人才得以安心。

我是家族的不肖子孙。父亲的使命在我这一代终结。一次偶然也许是必然的机会，我走出了大山，背弃故乡远去，最后在几乎最南边的都市立足。我无异给自己下了狠心一刀，割断了同祖先的联系。但我并没有忘记身为父亲的责任，若干年后的一个清明节，趁自己还能够爬山，便带着刚刚成年的儿子，试图重走一遍祭祖之路。无奈记忆中的路线早已经模糊，加上荒草和荆棘的覆盖，使得四周山野面目全非，根本找不到上山的路径，这注定了我的计划尚未实施就已经胎死腹中。我的脚步始终停留在山脚下，没有勇气迈进一步，没有将起码的孝心送达祖先。我仅作象征性祭拜，就地烧了香和纸钱，整个过程偷偷摸摸进行，像见不得人的做贼行径。光天化日之下，一个逆子的形象暴露无遗。

荒芜的不仅仅是山路，还有大片的稻田和坡土。人心的荒凉直接导致了山寨的全面荒芜。山里人日渐稀少，他们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诀别故土，年轻人逃离，老一辈故去。灵魂一旦出走，再难找到回家的路。人去楼空的景象是触目惊心的。据知全国每年平均有二百一十六个自然村消失，我的曾经炊烟袅然的山寨正迫不及待追赶这支行将消失的队伍。

我的家自然不能够幸免。作为独子，理应继承全部家业，但随着父母过世，姐妹们外嫁，属于我名下的近百亩田土同

几座山林只好任其抛荒，我能做到的，只有每次回乡从远处眺望一眼，证明虽然舍弃它们但并没有忘记。我做梦都想这些田土若生在我所在的广州城就好了，就寸土寸金了。对于我，土地的存在其实变得没有意义，我曾慷慨地对朋友们说：全都白送给你们，胆大的种鸦片，胆小的栽茗，还可以盖别墅。诱惑不可能成功，我自己从此都无暇顾及，何况他人？也更别指望后人来接管了。在我初为人父之时，一个铁的事实告诉我，我和我的后人再无法回到老家的大山里去生活了，即便去也只是过客，而非主人。儿子不可能重复我的童年，重复那个与野兽无异整天以山为伴的童年。作为父亲，我仅仅给了儿子一片天空，却由此失去了一方土地，一份世代积攒的家业等于败在了我手里，这对于我以及我的家族，到底意味着什么？

唯独不能释怀的是那片杉树林，想起来就钻心地疼。那是母亲用生命捍卫过的林场。母亲独自守过几年家，她在整个家业便在。家需要人看守，除了她别无人选。母亲俨然一个女王，精心治理着她的王国，把所有田土都承包出去，独留树木自然生长。她真的像一个勤勉的执政者，每天早起例行巡视一番她的领地。但她的步履缺少应有的从容，略显仓促的碎步来自她内心的恐惧。山路固然坎坷，但让她过不去的是横陈前方的一口无形陷阱。她的王朝危机四伏，随时因她不在而彻底倾覆。一次趁我回家，她执意要领我去查看山产和田产，让我掂出一个王国足够的分量。我们在一片林中

站定，母亲要我睁开眼睛仔细看看这些树林。树是上好的杉木，根根笔直，它们的排列使我想起整齐划一的士兵，看不出丝毫异样。四周出奇地静，但母亲的讲述如石落深潭，使得林子顿时险象环生起来。山外缺木材，于是就有人冒险来偷树，他们带了锯子或斧头，常常于夜深悄悄潜入山里将树放倒，同时放倒人格和良心，然后或搬或扛或抬或拖运到自家，成了屋梁上的一根檩或者一种家具。这是一些欺软怕硬的森林盗贼，不敢招惹大户人家，专门寻找弱者下手。母亲的树连连被偷，守山便提上了议事日程。她是懂得先礼后兵的，几次遭遇贼人，好言将其劝走。但知道他们不会罢休，肯定还会再来，便躲藏在隐蔽处守候。果然有了动静，患有严重眼疾的母亲顾不上寒风刀割般的疼痛，紧盯着黑暗深处不眨一眼，定要洞穿黑暗看个究竟。接下来我们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了，母亲终于等到了铁锯锯在心上的那一刻，她手上的板斧长上了翅膀，挟带着一个老人的愤怒毫不犹豫地飞了出去，同时她自己也开始亡命飞翔。第二天，树林里发现了一摊血迹，母亲逢人便说一摊血的故事，意在警告一切歹人。她恰恰隐瞒了自己夺路奔逃的细节，回到家才发觉浑身多处划伤，成了血人。听完母亲讲述，我止不住鼻子发酸，当即对母亲说：卖了！一切都不要了，您老别再活受罪，明天就跟我去广州！我的话不能够打动母亲，她带我来，是为了强调林子的重要，没想到却收到了相反的效果。母亲瞪着充血的眼睛怔怔地看着我，嘴唇微微颤抖，有一句话就要脱

口而出，却欲言又止。我直视着母亲，母亲荒山似的头颅，板土似的脸庞和一双残阳似的眼睛使我一阵战栗。残阳是可怕的，残阳过后是黑暗，我担心另一种黑暗的到来。

母亲最终没有随我进城，她的晚年是在老家度过的，这几乎成了所有乡下老人共同的宿命。我必须用更多的笔墨写到母亲，因为她在我们整个家族中承前启后，地位至关重要。后来我才明白那次母亲带我巡山的真正用意。穿过树林，路的尽头出现了一座老坟。也许年代太过久远的缘故，粗劣的墓碑上除了隐约可见一个田字，其余的已经无法辨认。墓主无疑是氏族的一位先人。山寨里隐藏了太多的秘密，面前的这座坟便是其中之一。民间传说纷纭，加上母亲语焉不详的描述，使得坟墓的来历神秘莫测。明朝嘉靖年间，官兵抗击沿海倭寇屡败，朝廷便决定征招湘西土兵抗倭。第二十六代年轻土司亲自率兵出征，行前给家乡父老夸下海口，发誓不论死活，都要一个不少地把所有子弟兵带回家乡。土兵善用钩刀，骁勇又不失灵活，以阵亡过半的代价赢取了一场胜利，被誉为“盖东南战功第一”，土王受封三品并赐予“子孙永享”牌坊。这一段历史《明史》中有清楚记载，属实，但后来的故事就完全演绎成了神话，说身为大巫师的土王没有食言，果真兑现了承诺，他使用奇术先让战死的土兵复活，然后于大雾迷漫中一路护送到家乡一一厚葬。还魂的队伍中，有一位田氏家族成员的身影，所以享受荣誉田家人理所当然不会缺席。神话的意义是影响深远的，“魂归故里”的观念

大概就始于那个时期，它俨然宗教般在整个湘西迅速传播开来，由此派生出一种行业——赶尸。这是人类历史上最诡异的行业，它起源于湘西，也仅仅限于在湘西流行。人在外地为官，从军，或经商，一旦客死他乡，定要千方百计将死者运回老家安葬，否则灵魂就会永远在外受苦流浪。山高路远，四季无常，人力运送尸体之难有如登天。这时候，一定有一个最先敢吃螃蟹的人，或许受到土王的启发，异想天开要让死者自己行走，于是，赶尸匠便应运而生了。

关于赶尸，民间流传的版本很多，种种说法给世人留下了一个天大的谜团。我将在下一部作品中揭开它的神秘面纱。写作初衷自然缘起母亲，是她给了我这次意外的经历，促使我要为家族立传。倘若是一个与我无关的传说也就作罢，但仿佛是上天的安排，让我必须以这种方式 and 隔世的族人相会。我曾与无数个事件擦肩而过，然这一个迎面而来，我没有理由躲闪，更不能错过。经母亲指点，我的视野里出现了赶尸匠的身影，尽管他们已经消失多年，我还是在历史的罅隙中找到了他们的踪迹。木讷，口拙，不善言辞，构成了他们的共同特征。和他们长期相处，你会发现他们沉默寡言到和哑巴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旁人是很难走进他们内心的。职业决定了他们从入门开始就学会了守口如瓶。我曾经两度走访这几个健在的老人，头一次几无收获。第二回我学乖了，以诚恳和耐心作钢钎，终于撬开了他们的语言之门，尽管只是露出一道细缝，但从中漏出的只言片语，都足以石破天惊。我

把他们称之为灵魂的引渡者，地位低下却行为高尚，凡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至今难以忘怀是有道理的，由此我也理解了母亲，她和大多数拒绝城市生活的老人一样，害怕在城里终老火化成灰，到头来魂无归所。我知道再不能和母亲提起进城的事了，答应遂她愿留下来养老，并且提前给她选好了坟址。母亲很满意这一结局，欢喜得露出了婴儿般的微笑。在她下葬的那一天，我抱着她的灵牌一步一跪引棺上山，这微笑定格成遗容贯穿了葬礼始终。

老家自古巫风盛行，除了赶尸，还有轮回转世一说。它们就像两条并行的河流，在湘西的岁月中经久流淌。前者因时代的截流露出了干涸的河床，后者却依旧暗流涌动。人死了会投胎转世为新的生命，或人，或畜，或植物。这一观念至今在民间大行其道。我后来从几部权威的史书里读到了佐证，才知道再生人说法古已有之。春秋战国时期，白起造了重大杀业，投胎为牛死于雷劈；唐朝李白转世到宋，有名有姓，叫郭祥正；南北朝的梁元帝，前世是一僧侣……这些白纸黑字记载的历史，加上我小时候耳闻目睹，迫使我轮回说充满了疑惑。一些古怪的现象就在身边发生，三岁的堂弟突然一天对爷爷说：我才是你的爷爷，我死的那天生的你。接着道出了身为爷爷的诸多逸事，说得作为孙子的“爷爷”连连称是。幺姑生来就郁郁寡欢，不爱讲话，一开口竟是外地口音。她一直想念着她百里外的“老家”。当她读书识字以后，便画了一幅地图，标明了地名。家人按图索骥找到了

那个陌生的村庄，居然和她的记忆高度吻合。至于先人托梦应验的事情就更加多了。真正让人无法解释的是一个再生人群体的出现，它就在湘西怀化县境内的坪阳乡，据报纸和电视公开报道，总共七千多人口，就有近两百个再生人。我怀着巨大的好奇心慕名而来，我的造访险些误入歧途，差一点步了那些专家的后尘一去不回。这是一个阴阳错位辈分混乱的地方，所有的再生人都津津乐道于他们的前世，只要碰上一个人，他就会随时放下手中的活计和你说上半天。前来考察的专家们个个被纠缠得脱不了身，或者说他们甘愿被纠缠，因为他们已经陷入泥潭不能自拔，于是就有人干脆长期驻扎下来。他们的研究重心开始转移到从婴儿出生入手，密切跟踪小孩长大等待他说出自己的前世。这无疑是一项麻团般理还乱的工作，但他们都乐此不疲，其身份与专家相去甚远，而更像是私家侦探。他们完全违背了初衷，原本怀着先入为主的科学信念而来，揭露轮回骗局的文章行前就打好了腹稿，结果只能沤烂在肚子里再不去想它。我的坪阳之行恍若一梦。我很羡慕甚至嫉妒那些再生人，他们既是自己过去的后裔，同时又是未来的祖先。我也想有自己的前世，却注定与前世无缘，注定我没有前世只有未来。未来只能假设，于是我无数次虚构我的未来，但任凭怎样展开想象的翅膀，就是飞不出老家那个狭小的地界，犹如一个筋斗可以栽十万八千里的孙悟空，最终也出不了如来佛的手掌心。对于我，家乡那块巴掌大的地方。就是如来佛摊开的手掌。

这些年以来，我形同一只候鸟，每到一定季节，就要飞回老家去，老家是心灵最好过冬的地方。其实我就是一只人问候鸟，年纪越大越恋巢，恋那个生命最初的摇篮或巢。不知从哪一天起，总感到身后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拉扯，只要起一个回乡的念头，那只手便会自然松开，接着耳边响起一句挥之不去的咒语：你什么时候回来？这分明是先人们集体的声音，每当我在寨口静默片刻，它们就会如期而至。我习惯地环视山野，目光落在某一个点上。我开始对这个点莫名地向往，想象着一个未来祖先最佳的归宿。我惊异于自己的变化，原来早年出走是为了更好的回归。我像是外出寻找一件东西，兜了一大圈又原路返回，丢失的东西不在别处，正好在出发的起点。至此，我才明白人和土地的关系，人一生下来，命运就和你落生的那块土地融为一体了，一辈子分离不开。山是你的骨骼，路是你的筋络，溪流是你的血脉，累累顽石是你的灵魂。你硬要分离，那么你走吧，走到天涯海角，它的影子总跟着你，依附着你，你能背得动一座山一块土地走么？你得背着它走，直到你负荷不起，非得回头不可，那样你就如释重负轻松了，万事大吉了。这时候你才意识到土地是比人还要固执的，它既生养了你，就要收留你，即使你死在外面它也要把你的骨头找回来落土为安。这是不会有错的。上一次回乡，我就在心里许下诺言，不管以哪种方式终老故土，我都愿意而不会反悔，怕就怕到头来事与愿违。最理想莫过于轮回转世，每个人都希望投个好胎，以图生命永

恒。虽然我的童年在巫风浸染的环境下度过，但是后来毕竟经过现代文明的洗礼，心智还不至于蒙昧到相信人会再生。然而鬼使神差的坪阳经历，使我再不得安宁，心目中时常有一个魔鬼的阴影若隐若现。假定命运真的给我一次机缘转世，那么我就得好好设想一下该投胎何物。当然首选是人。皆因我何时作古尚不确定，所以怀我的人也无法确认，任何一个女人，包括尚未成年的少女，都可能成为我未来的母亲。从此回老家，人还在途中，心却已先期抵达，用意念的目光在人群中搜寻认识或不认识的她们。对天发誓，我的目光充满了渴望母亲怀抱的纯真，绝无杂念或邪念。我把自己想象成嗷嗷待哺的婴儿，吸吮着年轻母亲的乳汁，那该多好。但我走进寨里，我失望了，见到的几乎是清一色的留守老人和鼻涕未干的顽童。我未来的母亲在哪里？或许她根本就不存在，用不着我转世，自己就已经在梦想里夭折了。投人不成，那就转投别的吧。按照顺序，其次为畜生，牛羊猪狗鸡种种家畜，等待它们是宰杀的结局，想将来落此下场，宁肯不投胎也罢。再则便只有贱为草木虫蚁了，相比之下，做一棵大树应当不错，但纵观山寨内外，何处有一棵大树存活？等不及它长大就要遭致砍伐，所以短命的树也是做不得的。即使想成为一块石头也未必能够幸免，连寨前的那座岩山都命运不保，被炸开统统打碎成了细砂，运到山外做了高速公路的用料。思来想去，我的心里无比悲凉，最后想干脆做自己坟头的荒草吧，自己给自己做伴，哪怕遭遇野火烧尽，来年的

春风一吹我还可以再生。这是最好的厮守和相伴，好过一切转世。

在这里，我必须给世人递交一份童年的答卷。如果问我最深刻的童年印象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作出回答：后山那截残存的官路。我不明白为什么对一根老路如此刻骨铭心，从我记事那一天起，它就在我的眼前展现，延伸，通往遥不可及的远方。直到后来，我经常重复做同一个梦，梦见自己赤足走在山路上的情景，方知它进入了我的梦境深处。说我是走着它长大的一点都不为过，只要出山，上学，赶集，进城，甚至下到谷底溪涧捉鱼捕虾，都必须经由它而无别路。这是一道陡坡，为了防止雨天路滑，前人唯独给这段路铺设了青石板，规则不一的石阶拾级而上，又或一架软梯从山垭口垂挂而下，走着走着，路突然断了，原来被新修的公路所取代，公路穿山而来，从后山脚下又逶迤而去，绕开了后山，或者说遗弃了后山，它仿佛专门为我留作纪念一样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

我的童年最精彩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条路上。经过无数人行走，路面被磨得光滑如镜，照得见人的影子。我很喜欢光脚踩在石板上，闭着眼睛也能够感知四季炎凉。不过我打赤脚仅限于春秋两季，春天和秋天虽然都温和宜人，却有着明显的区别，通过足底和石板的亲密接触，我可以分辨出春的湿润同秋的干爽。每当抵近石板路，我就迫不及待先脱掉鞋